

# 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

## ——美国部落学院的兴起与发展研究

傅林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成都 610066)

**摘要:**美国印第安人在经历了种族清洗和同化政策的实施后,民族自决意识不断上升。20世纪60年代,联邦印第安人政策发生了改变,立法部门积极介入,印第安人多次发起争取民族自决的示威运动,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美国原住民高等教育的独特形式——部落学院的诞生。历经40余年,部落学院在规模、师资、课程、生源、经费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但也面临着课程设置的民族性偏弱、学院的社会声誉欠佳、学生的文化生存困境和生源结构改变等问题。从部落学院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未来它将继续促进印第安人语言 and 文化的保护和研究、更加注重印第安学生独立自强精神的培养、开发更加丰富的教育项目、提供多元化的课程与教学方式。

**关键词:**美国印第安人教育;部落学院

**中图分类号:**G57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077-09

1969年,美国参议院劳动与公共福利委员会印第安人教育特别小组(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Indian Educa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 U. S. Senate)提交了一份名为《印第安人教育: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Indian Education: A National Tragedy, a National Challenge*)的报告。该报告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和讨论了美国国家印第安人教育政策和立法、联邦设立的印第安人学校等,认为这一切犹如一场盛大的历史游戏,过程漫长、规模宏大,但结果却是令人失望和失败的,无疑是美国国家的一个悲剧。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建立第一所印第安人部落学院<sup>①</sup>以来,原住民高等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多棘手的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文拟对美国部落学院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状况作一考察,探究这个国家原住民教育“悲剧”和“挑战”背后的故事,以加深我们对美国教育的了解。

### 一 幽灵之舞:“哭泣之路”上的印第安人

作为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sup>②</sup>,印第安人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过着狩猎、耕种的平静生活,然而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欧洲殖民者的入侵,这种平静渐被打破,尤其是西进运动以后,血腥屠杀和野蛮驱赶就伴随着这个民族。1830年5月,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把印第安人迁到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大批印第安人被迫离开他们世代生息的家园,带着饥饿、疲惫、惶恐、悲伤和愤怒,走着一条“哭泣之路”(trail of tears)西迁来到新的家园——贫瘠荒芜的保留地内。美国西进运动中大量印第安人被虐杀。此外,对印第安部落极具破坏性的还有新疾病的传入,如天花和梅毒。

然而,对印第安人产生致命打击的不仅是杀戮、疾病,更重要的是对他们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教育的蔑视和全面摧毁。如在宗教信仰方面,早期的欧洲传教士在北美普及天主教和新教,他们不承认印第安

收稿日期:2013-01-01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基金项目(编号:DYWH1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傅林(1967—),女,四川泸州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的信仰,轻视印第安人的宗教,并把印第安人的宗教视作邪教。1824年建立起来的美国印第安事务局(the Indian Bureau, BIA)在此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局当时颁布禁令,禁止印第安人在公开场合使用本民族语言,甚至禁止40岁以下的年轻印第安人按照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生活等。

早期印第安部落的教育通过故事、神话、传说等,将部落文化、社会规则、道德信仰、生活教训、劳动技能、礼仪知识和历史事件等传授给下一代。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教育构成了后来美国教育的本土基础。但是,欧洲殖民者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优越感根深蒂固,对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不屑一顾,甚至视它们为实现其殖民社会理想的障碍,他们打着印第安人不能在印第安居住区被彻底清除和孤立起来、而应当变得文明开化的旗号,在北美广设学校,普及教育,传播他们所认同的社会主流文化,诱导印第安人进入这样的学校。

1868年,美国政府与拉科塔族(Lakota)、苏族(Sioux)和阿拉帕霍人(Arapaho)<sup>③</sup>等印第安部族签订的拉腊米堡条约(Treaty of Fort Laramie)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该条约第六条规定:

为确保印第安人的文明开化,教育的必要性是确凿无疑的,特别是在印第安人已经或者可能被安置在农业保留地上。印第安人应保证强迫他们自己的年龄在6岁至16岁之间的孩子入校学习……美国政府同意,为上述年龄段的被诱导或强迫入校的孩子,每30人就应当提供一间教室,以及一名能用英语胜任初等教育学科的教师。<sup>[1]3</sup>

这些学校的师资和设施很差,课程中无任何印第安文化的内容,办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条约划拨的钱款尽快通过教育手段同化印第安人,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乔恩·瑞伊纳(Jon Reyhner)所指出的那样:“印第安学校一直以来都扮演着文化灭绝的角色。”卡莱尔印第安学校(Carlisle Indian School)<sup>④</sup>的创办者普拉特(Captain Richard Pratt)也坦言“这样的学校就是杀掉印第安人”<sup>[2]3</sup>。

18世纪,无论是天主教或新教在印第安保留地建立的学校,还是后来以著名的卡莱尔印第安学校建立为标志的非保留地寄宿制学校,它们对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都是全盘排斥的,其目的都在于让印第安人

的后代走出保留地同化进白人社会,接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美国政府当时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如果印第安青少年离开他们的父母到寄宿学校呆上几年,就可能被同化进白人社会,这样一来就可以彻底解决所谓的“印第安问题”,因此,政府让印第安学生进入其设立的学校接受教育带有强制性性质。印第安事务局专员托马斯·摩根(Thomas Jefferson Morgan)在写给内政部部长的1889年年度报告中称:“如果有可能的话,印第安人必须平和地适应白人的方式;如果是必须的话,他们就要强制性地适应白人的方式。”<sup>[2]4</sup>这对大多数印第安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或许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对白人开战,就是主动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念和文明方式,换言之,“不是消灭欧洲人,就是变成同欧洲人一样的人”<sup>[3]380</sup>。而这二者都不是印第安人想要的选择,在武力抗衡中,他们显然不是政府的对手,而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融入”白人社会是他们永远也不想做的。

这时的印第安人已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的一切抱怨、愤怒和抗争似乎都无济于事,只好听天由命,遵从命运的安排。19世纪末,印第安部落盛行的宗教仪式“幽灵之舞”(ghost dance)的出现就是当时印第安人心态的最好体现,他们幻想着到了某个时候,世界上的白人会全部消失,印第安人将不再有疾病和痛苦,死去的人们也会复生。这种关于“死者复生、往昔回归、水牛再现、白人消逝”的预言<sup>[4]39-42</sup>,是当时印第安人生活无奈感和现实逃避感的真实映照。适合印第安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印第安人高等教育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 二 自决之路:部落学院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晚期,一份报告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窘境,印第安人的教育改善似乎有了一丝希望。

1928年2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简称IGR)<sup>⑤</sup>完成的一份长达847页的研究报告——《梅利亚姆报告》(The Meriam Report)提交到了美国内政部,研究报告以调查组技术指导刘易斯·梅里亚姆(Lewis Meriam)的名字命名,这是继19世纪50年代美国民族学家亨利·斯库克拉夫特(Henry R. Schoolcraft)向国会提交厚达6卷的关于印第安人状况的著作之后,又一次对印第安人状况的全面调查。

这份报告用大量的材料和统计数据揭示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现状,批评内政部所执行的以“同化”为主要出发点的道斯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sup>⑥</sup>,认为联邦政府在保护原住民以及原住民资源和文化方面是失败的。该报告对美国在印第安人土地分配、教育以及卫生保健方面的政策和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1934年《印第安重组法》(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的出台就是一个例证,该法案赋予了印第安人某些权力。

1933年,罗斯福总统的就职典礼宣告一个印第安人教育新时代的到来,罗斯福总统任命具有改革意识的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担任印第安事务局专员。科利尔是《印第安重组法》的主要推动者,他质疑美国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呼吁重视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任职期间他对联邦政府既往的印第安人政策进行了纠偏,并与印第安事务局里的顽固势力作了长达12年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遗憾的是,当他在二战结束后离任时,保守势力又开始重新抬头,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和50年代,美国对印第安人主要采取“终止政策”(the Termination Policy),联邦政府企图废除印第安保留地,消除部落种族身份,让印第安人逐步迁到城市,分散到整个人口当中,完成在文化上对印第安人的同化。“终止政策”的后果是导致很多印第安人被重新安置进保留地以外的城市,约3%的印第安部落消亡。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John F. Kennedy)当选总统后,印第安事务局出台的政策较之以前有了新的变化。1966年该局与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the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共同努力建立起了一所印第安人自我管理学校、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的示范学校——拉夫·罗克学校(Rough Rock Demonstration School)。可见,这时印第安人的教育状况较之以前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学者也提出联邦建立印第安人寄宿制学校的思想基础是民族同化论,具体的方法是尽可能将印第安小孩从他们的家庭中带走,进入政府安排好的学校中接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这与现代教育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是不一致的,我们应当把家庭看作是完成个人和特定社会文化认同必要的机构”<sup>[2]4</sup>,把印第安孩子们赶出家园是不明智的。

泛印第安人运动(Pan-Indian Movement)的出现更是对印第安人争取民族平等和权利的斗争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该运动发起的依据是作为原住民印第安人拥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并应共同维护自己的权益。1961年,来自90个部落的450多名印第安人代表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美国印第安人芝加哥会议”(the American Indian Chicago Conference),会议发表了《印第安人决心宣言》(Declaration of Indian Purpose),表达了要求取消“终止政策”的决心,在60年代,像这样的印第安人自决(self-determination)示威运动多次发生,这是一个印第安人自决意识崛起的时代。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摒弃同化消亡政策、让印第安人自己管理和掌控教育已是大势所趋。1966年,美国现代第一所原住民管控学校——拉夫·罗克示范学校建立。1968年,美国第一所原住民部落学院——纳瓦霍社区学院(Navajo Community College)<sup>⑦</sup>在亚利桑那州印第安纳瓦霍部族保留地内建立起来,这在印第安人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印第安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高等学校。

尼克松(Richard M. Nixon)1968年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宣布:“印第安人自决的权力将得到尊重,并且将积极鼓励他们参与到安排他们自己命运的计划中。”<sup>[5]83</sup>在民权运动以及政府在政治上支持印第安人自决的气候下,美国参议院劳工与公共福利委员会印第安人教育特别小组在1969年11月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印第安人教育: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这份报告开宗明义写道:“对历史文献的仔细回顾显示,由于联邦政府有剥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愿望,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已成为一种强迫他们进行同化的东西。”<sup>[6]1</sup>报告在对过去印第安人教育政策的失败做了长篇评论后,第一次提出建议,要求在制定印第安人教育计划时,应最大限度地让印第安人参与和控制。紧接着尼克松总统1970年7月8日在国会发表讲话,指出:

在美国,一部印第安人的历史更多地像是白人频繁地侵略、打破协议、间歇性地悔恨、长期失败的历史,同时,它也是对人们在巨大的障碍前面所表现出的非凡耐力、生存抗争、顽强适应和执着创新的记录,它也是记载这个国家的艺术和文化、力量与精神、历史感和目标感的一部巨献档案。

……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开始



承认并且依赖于印第安人的才能和领悟力,这既是一个公平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策的开明进步问题,我们必须按照印第安人长久以来告诉我们的那样来开始行动。果断地打破过去,在新时代里创造历史的时刻到了,印第安人的未来应由印第安人法案以及印第安人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来决定。<sup>[7]564-567</sup>

白宫发出的声音向人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美国政府已正式承认长久以来在印第安人政策上的失败,是到了由印第安人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时候了。很快,1972年《印第安人教育法案》(*The Indian Education Act*)通过,1975年《印第安人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The Indian Self-Determination and Education Assistance Act*)通过。

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印第安事务局设立的200多所学校里,大部分是小学,中学仅27所,中等职业学校3所,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原住民大学生的人数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了增加,“到1965年增加至7000名,虽然从数字看来,原住民大学生快速的成长,但大学生人数只占了原住民人口的1%”<sup>[8]125-146</sup>,相对于其他族群的大学生,这个比例仍然偏低。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印第安人民族自决潮流涌动的社会氛围下,印第安人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继1968年纳瓦霍社区学院建立之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部落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注册学生人数稳步增加,成为美国部落学院的大发展时期。表1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建立起来的部落学院,共计达16所。

表1. 20世纪70年代美国建立起来的部落学院

年份	学校名
1970	哈斯克爾印第安部族大學(Haskell Indian Nations University); 斯奈特·格雷斯卡大學(Sinte Gleska University)
1971	西南印第安工藝學院(Southwest Indian Polytechnic Institute); 奧格拉拉·拉科塔學院(Oglala Lakota College); D-Q 大學(D-Q University)
1972	烏龜山社區學院(Turtle Mountain Community College); 美國印第安人學院(American Indian College)
1973	西廷·布爾學院(Sitting bull College)
1974	堪克德斯卡·斯卡拉社區學院(Cankdeska Cikana Community College)

1975	拿撒勒印第安聖經學院(Nazarene Indian Bible College); 沉悶刀紀念學院(雷姆迪爾)(Dull Knife Memorial College)
1977	薩利希庫特奈學院(Salish Kootenai College)
1978	內布拉斯加州印第安社區學院(Nebraska Indian Community College); 佩克堡社區學院(Fort Peck Community College); 夏延河社區學院 Cheyenne River Community College
1979	黑腳族印第安人社區學院(Blackfeet Community College)

部落學院中較早成立的迪納學院、D-Q 大學、奧格拉拉·拉科塔學院、斯奈特·格雷斯卡大學、西廷·布爾學院和烏龜山社區學院,于1972年聯盟組成美國印第安高等教育協會(American Indian Higher Education Consortium, 簡稱 AIHEC)。該協會成立以後,致力於爭取聯邦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促成相關立法的通過、籌措和管理部落學院的資金、對部落學院的辦學展開評估和研究、推動各種部落學院的人才培養計劃等,在部落學院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經過十多年發展,到1982年,已有2100多名學生進入部落學院學習<sup>[8]125-146</sup>。

到目前為止,美國部落學院已發展至36所,主要分布在美國西部和北部地區的15個州,覆蓋了80%的印第安人居住區<sup>[9]8</sup>。如表2所示。

表2. 美國部落學院的分布情況

州	學院
阿拉斯加	Ilisagvik College
亞利桑那	Diné College; Tohono O'odham Community College
堪薩斯	Haskell Indian Nations University
密歇根	Bay Mills Community College; Keweenaw Bay Ojibwa Community College; Saginaw Chippewa Tribal College
明尼蘇達	Fond du Lac Tribal and Community College; Leech Lake Tribal College; White Earth Tribal and Community College
蒙大拿	Blackfeet Community College; Chief Dull Knife College; Fort Belknap College; Fort Peck Community College; Little Big Horn College; Salish Kootenai College; Stone Child College

内布拉斯加	Nebraska Indian Community College; Little Priest Tribal College
新墨西哥	Navajo Technical College; Institute of American Indian Arts; Southwestern Indian Polytechnic Institute
北达科他	Cankdeska Cikana (Little Hoop) Community College; Fort Berthold Community College; Sitting Bull College; Turtle Mountain Community College; United Tribes Technical College
南达科他	Oglala Lakota College; Sinte Gleska University; Sisseton Wahpeton College
华盛顿	Northwest Indian College
威斯康星	College of Menominee Nation; Lac Courte Oreilles Ojibwa Community College
俄克拉荷马	College of the Muscogee Nation; Comanche Nation College
怀俄明	Wind River Tribal College

来源: <http://www2.ed.gov/about/inits/list/whtc/edlite-tclist.html>.

从生源情况看,来自美国联邦认可的一半以上的部落学生都在部落学院注册入学,印第安学生占学生总数的85%左右。大多数学生的年龄在16—24岁之间,33%的学生年龄在25—49岁之间,还有4%的学生年龄超过了50岁。近十年来,注册学生人数持续增加,2003年部落学院的注册人数为17190人(其中印第安学生14342人,非印第安学生2848人),到2010年已增加到19070人(其中印第安学生15994人,非印第安学生3076人)<sup>[9]14</sup>。

从专业和课程设置看,部落学院增加了印第安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多数部落学院都为两年制高校,所有的部落学院都提供副学士学位,13所提供学士学位,2所提供硕士学位。在2009—2010学年度有73%的毕业生获得学位,27%的学生获得结业证书<sup>[9]14</sup>。美国36所部落学院提供了225种学位课程以及132种证书、文凭和培训项目,涉及印第安人语言文化研究、商业、教育、历史、心理、政治、医药、数学、工程技术等领域。

在经费方面,根据美国《部落控制的高校援助法案》(Tribally Controll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sistance Act),联邦政府按每年每个印第安部落学院学生8000美元、非印第安学生5235美元的标准给部落学院划拨经费<sup>[9]29</sup>。从学生的角度说,部落学院尽可能不增加学生的学费负担,它的学费为全美最低,平均1个学分仅100美元,每个学年度学费仅2500美元左右,加上交通、住宿、书本及个人的其他开销,每年总共才13000美元左右,学生在这里学习2—4年,学费是很合算的。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几率也很高,约有76%的学生获得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的资助,学生还可通过其他一些形式得到资助,如联邦教育机会补助金(The Federal Supplement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Grant)、州奖学金和助学金、部落奖学金等,各种奖(助)学金累加起来,每学年给部落学院学生的资助约8300万美元。此外,美国印第安学院基金会(The American Indian College Fund, AIHEC的姊妹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为部落学院学生提供了400多万美元的资助<sup>[9]28</sup>。

在师资方面,教师大部分拥有硕士以上学位,近年来,为了达到传承印第安语言 and 文化的目标,部落学院有意识从学院校友中物色人选,加大印第安教师的比例。2003—2010年,部落学院印第安教师的数量从491人增至809人,几乎翻了一番;目前部落学院里印第安教师的比例已达46%,71%的行政人员都是印第安人<sup>[9]31</sup>。

与美国其他高校相比,部落学院的规模和数量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有一个事实是美国印第安人口仅250多万,只占美国总人口数的0.8%不到。部落学院使印第安学生了解到他们自己民族的价值,也使非印第安血统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了印第安部落,在保护、传承和研究印第安文化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更重要的是,部落学院建立本身就是印第安人自决意识崛起的结果,是民族自信力的象征。

### 三 挑战之旅:部落学院的问题与走势

经过40多年,部落学院有了较大发展,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它在传承印第安文化、提高印第安人受教育水平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部落学院对于社会还有其他方面的贡献。如,部落学院为印第安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更多机会,有47%的学生在部落学院毕业后继续转到其他4年制大学注册深造,部落学院为他们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打下了根基,部落学院为学生提供的课程中有57%的业余时间课程,这

为很多在职者提供了终身学习的机会,每年都为劳动力市场输送数以千计的既有职业技能又具职业道德的人才。又如,部落学院服务于社区,除提供高等教育外,部落学院还设立了 K-12 教育项目(K-12 programs),为社区居民提供从学前到中学阶段的学业提高教育,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开设一些暑期短期培训项目等。再如,增加了原住民女子的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据统计,2009—2010 学年度,就读的印第安女学生达 53%,部落学院行政雇员中印第安女性的比例达 25%<sup>[9]16,32</sup>。

在部落学院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91 年,美国教育部的一个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报告——《印第安民族处于危险中:一项教育行动战略》(*Indian Nations at Risk: An Educational Strategy for Action*)。该报告的调查显示,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出台的《印第安人教育法案》和《印第安人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实施后带来了一些变化,但很多印第安学生所在的学校依然还“弥漫着不友好的氛围,而这样的氛围不利于原住民学生在学术、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发展上的适应”<sup>[10]1-2</sup>。这些学校趋向于提供欧洲中心主义课程,教师的角色意识缺乏且对学生期望值偏低,部分教师依然存在种族主义思想等,这些因素导致学校办学水平低。这份报告的第一部分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正处于危险中,以及原住民教育改革的紧迫性。部落学院作为一种原住民高等教育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报告中所列举的种种问题,这对美国部落学院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课程设置的民族性偏弱。

《印第安民族处于危险中:一项教育行动战略》报告工作组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发现,学生们对自己的文化以及在社会中的角色的理解与他们取得学业成功和今后在社会中能力作用的发挥直接关联。虽然部落学院也专门提供了原住民传统文化研究的相关课程,但近 20 年来,对职业能力培训的关注超过了对学生民族认同感培养的关注,学校考虑更多的是设置更多的职业课程,以便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生涯的发展创造条件。

部落学院如果不能在课程设计中更多体现印第安民族特点,帮助印第安学生在语言、文化和发展性方面适应课程教学,增强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

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那么部落学院存在的价值就很值得考量了。

其二,部落学院的社会声誉欠佳。

部落学院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学校的良好声誉。众所周知,一所高校的声誉建立是一个漫长过程,而部落学院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它的建立时间短,且多为 2 年制社区学院,学校规模小,与美国众多社会声誉颇高的一流研究型大学无法相比,社会上存在轻视部落学院的倾向,一些人甚至不认为部落学院是真正的大学。部落学院正在努力改善培养计划,提升教育质量,吸引更多的学生就读,让学生具备更多的职业技能,使其在未来的社会工作中不逊于那些非部落学院的毕业生。虽然这种努力对提高学校社会声誉是有效的,但对于如何通过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来体现这个民族在国家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以及通过帮助印第安人社区建设来提高其社会声誉,依然是部落学院至今未能解决好的问题。

其三,学生的文化生存困境。

印第安人被“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历史虽已过去,但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依然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文化生存是指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民族维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认同,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确立本民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部落学院的学生处在一个相对封闭又绝对开放的学习场域中。“相对封闭”是指部落学院大多设在印第安保留地,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并且部落学院的教职员工中相当部分是印第安人,如此,学生就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印第安世界中;“绝对开放”是指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交通、资讯等越来越发达,印第安学生随时与外界保持着接触,此外,学校设置的课程也与现代社会紧密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型民族同化现象就出现了,很多学生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感降低,而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则充分吸收。过去,殖民者和联邦采取强制手段让印第安民族放弃自己的民族特征,使其被同化,这属于强迫型民族同化。今天出现的自然型民族同化虽然是个人的自愿选择,但它的威力和效果丝毫不逊于过去的强迫型民族同化。如何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确保学生在学校和未来的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生存,对当今的部落学院来说是一大挑战。

其四,部落学院的生源结构改变。

如前文所列举的数据所示,目前部落学院的生源



仍以印第安血统的学生为主。但部落学院不得不注意的一个现实是,“到2020年,美国39%的学生将混血,那时‘原住民’的概念都将发生变化”<sup>[11]36</sup>。

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原住民人口就直线下滑,在20世纪初原住民人口仅余23.7万人,直到21世纪到来之际才呈现增长态势,目前增长正在加速,按照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美国原住民人口在1970—2000年间翻了一倍,现已增至253万,一半以上的原住民住在城市里,仅有不到1/3的原住民依然住在保留地。原住民来自500个不同的部落,这些部落现存200多种不同的语言,有各自独特的文化。随着混血程度的加快,印第安的语言和文化在迅速消失,美国学者将之称为“印第安学生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Indian students)现象。

生源结构产生的改变可能会引起部落学院的目标定位、培养计划、经费来源等的变化(经费方面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因为联邦政府给部落学院划拨经费时,印第安学生与非印第安学生的拨款数额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在前面的讨论中已提及),这对部落学院来说是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社会的文明进步,联邦决策的改变,立法部门的介入,最重要的是印第安人自决意识的觉醒和坚定不移的努力使部落学院建立起来并历经了40多年的风雨岁月。未来的部落学院何去何从?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我们从部落学院现在的发展态势中可窥探一二。

首先,促进印第安人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将作为部落学院的一项重要职责。

如今,部落学院来自非保留地的学生越来越多,部落传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他们来到部落学院或者是为了了解这块土地上原住民神秘的文化和传统,或者是为了找回他们自己,寻找他们原来的部落语言,以及他们作为原住民固有权利的连接,寻找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的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联。部落学院今后将继续把保持印第安民族特色、守护印第安人的精神文化家园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如前文提到的美国最早的部落学院——迪纳学院现在开设的与印第安人语言、文化和历史相关的课程已达44门之多。近年来,美国学界和印第安人组织要求联邦立法,授权建立国家原住民教育研究和学校改进中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理由相信未来部落学院会有

更多的这样的机构产生。同时,联邦政府和一些基金会也鼓励部落学院开发与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未来发展关联的课程和教科书。

其次,更加注重印第安学生独立自强精神的培养。经历了长期的殖民地生活和种族清洗过程,印第安人的自决意识逐渐苏醒,民族自信力逐步提升,正在从“殖民化”和“同化”的被动从属状态走向文化和精神上的自强和自主。如2012年5月美国印第安高等教育协会提交的2009—2010学年度部落学院报告,就是以“分享我们的故事——通过部落教育强大我们的民族”作为标题的,它表达了当代印第安人走向自强和自信的愿望,“我们对原住民的历史常常是置于危机背景下给予解释的,原住民的生存仅仅依靠的是其坚持和适应的能力。部落学院为原住民的生存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更恰当的路径”<sup>[12]</sup>。对于印第安人来说,部落学院就是帮助他们走向民族自强的途径之一。最近,西北印第安学院(Northwest Indian College,简称NWIC)开设原住民研究领导力学士学位课程,该课程聚焦于将印第安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与学生今后成为社会领导者所必需的素质和技能连结起来,使学生具备更多的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能力,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再次,开发更加丰富的教育项目。目前,部落学院比美国一般的社区学院发展的项目还要多,比如,在南达科他州,森特·格雷斯卡大学和松岭苏族部落学院设立了4年制教师培养项目,在亚利桑那州的迪纳学院以及堪萨斯州的哈斯克爾印第安人大学都开发了教师教育项目,还有一些部落学院增设了社区教育项目。

第四,提供多元化的课程与教学方式。

如今,部落学院提供的课程涉及600多个专业领域和180多种职业,这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现在的印第安学生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印第安原住民学生,大多数人都懂双语,他们在美国主流社会和传统的印第安文化之间进退自如。再者,由于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且自然的民族同化程度也很不相同。因此,研究所谓哪种教学方式更适合于印第安学生已经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是必然的选择。

法国19世纪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预言:“这些(印第安)部族的灭亡,始于欧洲人登上他们

的海岸之日。”<sup>[4]29</sup>一百多年过去了,托克维尔的预言没有变为现实。今天的印第安人依然是美国多元文化家园中的一员,他们始终有着自己的信念、文化和价值核心以及民族自决意识和顽强抗争的精神,部落学院的兴起与发展历程就是这种信念和精神的表現。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原住民的生存、教育以及他们的文化保护一直都是很棘手的政治问题。毫无疑问,美国早期的印第安教育政策和实践是失败的,这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原住民部落学院的崛起又让印

第安人看到了希望,美国学者甚至评价说:“过去40年,部落学院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已作为一种最前沿的中学后教育方式浮现。之所以是‘最前沿’,是因为这是一项崭新的、独特的,而非简单复制其他模式的教育形式。”<sup>[12]</sup>尽管如此,部落学院目前仍面临很多问题,这是未来的挑战。印第安人有句古话:We live, and so we have hope!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印第安人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解决这些教育问题的希望就永远存在!

#### 注释:

- ①部落学院(Trib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简称TCUs)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独特形式,因这类高校中85%左右的学生是原住民印第安人(Native Americans, American Indians),故又称作原住民部落学院。大陆和台湾学者将其译为“部落学院”、“部落大学”、“部落学院和大学”或“民族学院”、“民族大学”等。鉴于这类高校大多为2年制学院,故本研究中使用“部落学院”这一译称。
- ②美洲原住民,是对美洲所有原住民的总称。美洲原住民中的绝大多数为印第安人,剩下的则主要是位于北美洲北部的爱斯基摩人。
- ③拉科塔族(Lakota)、苏族(Sioux)和阿拉帕霍族(Arapaho)属于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三个部族。
- ④卡莱尔印第安学校,于187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创办,是第一所由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的非保留地原住民寄宿制学校。该校半天进行职业教育,半天进行学术教育,所有课程皆用英语讲授。这所学校的目标是让印第安学生永久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并同化进入白人社会。该校于1918年关闭。
- ⑤该所于1927年与其他几个研究所合并,以学会成立时的理事会副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的名字命名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和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思想库之一。
- ⑥1887年2月8日美国国会为同化印第安人而通过的土地法令,因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H. L. 道斯(H. L. Dawes)为提案人而得名。
- ⑦纳瓦霍社区学院建立之初,自己的校园还在建设中,因此暂时借用了拉夫·罗克示范学校的校舍。后来纳瓦霍社区学院更名为迪纳学院(Diné College)，“迪纳”源自印第安纳瓦霍族的传统名字,意即“人民”。

#### 参考文献:

- [1]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avajo Tribe of Indians. The Navajo Treaty-1868[Z/OL]. [2012-01-16]. <http://retanmsu.edu/modules/longwalk/lesson/document/treaty.htm>.
- [2]REYHNER J. American Indian/Alaska Native Education: An Overview[EB/OL]. [2013-01-13]. [http://jan.ucc.nau.edu/~jar/AIE/Ind\\_Ed.html](http://jan.ucc.nau.edu/~jar/AIE/Ind_Ed.html).
- [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4]陈文益,邹惠玲.鬼舞:美国印第安小说中的批评隐喻[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 [5]PRUCHA F P. *The Indian in American Society: From Revolutionary War to the Presen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6]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Indian Educa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 U. S. Senate. Indian Education: A National Tragedy, A National Challenge[R].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 [7]NIXON R M. Special Message on Indian Affairs[G]//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Washington D. C., 1971.
- [8]周惠民.析论美国原住民高等教育的现况与发展[J].台湾原住民研究论丛,2007,(1).
- [9]American Indian Higher Education Consortium. AIHEC AIMS Fact Book 2009-2010; Trib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port[R]. American Indian Higher Education Consortium,2012.



- [10]U. S. Indian Nations at Risk Task Force. Indian Nations at Risk: An Educational Strategy for Action[R].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1.
- [11]Cheri Lynn Kicking Woman. The Tribal College Movement: Ensuring that Native American Stud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 an Associate Degree and Persist to Earn a Four-Year Degree[D]. Montana: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2011.
- [12]Cheryl Crazy Bull. Journey to Freedom: Reflecting on Our Responsibilities, Renewing Our Promises[J/OL]. (2012-11-06)[2013-01-05]. <http://www.tribalcollegejournal.org/archives/25155>.

## On Emerging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Trib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 Li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The self-determination consciousness of American Indians rose after they suffered from ethnic cleans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assimilation policy. In the 1960s, the manifestations of American Indian for self-determination occurred many times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Indian policy of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legislative branch's involving in it. All helped to bring about the birth of the tribal college which was a unique 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Native Americans. After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tribal colleges have changed greatly in scale, teachers, curriculum, students and funds etc, yet they are facing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nationality embodied in curriculum, weak social reputation, embarrassed cultural existence of students, and the change of students' source structure etc. Judged by the current developing trend of trib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CUs), they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of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 to emphasize cultivating the spirits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of American Indian students and to offer diversified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 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trib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CUs)

[责任编辑:罗银科]